

夷

宋

洪邁著

堅

志

第四冊

進步書局校印

夷堅志卷十六

南康神惠廟碑

宋 洪邁撰

大觀三年秋。長樂陸端信。蒞自太常少卿。坐議原廟不合。謫為虔州瑞金令。其第端禮藻在京局。亦丐去。得武夷冲佑觀隨之官。是歲九月戊子夜。夢職舟汎鼻。登北岸。見堂崇深一丈。殿上衣冠甚美。前揖曰。吾順濟王也。子何為至此。然吾祠宇方興。子當為吾記。仍書之。藻逡巡謝曰。欲作記須刻石。此無碑材。欲書則字畫不工。且名字湮微。不足為重。乃以中朝達官某人為言曰。王其諉之。王色莊聲厲曰。誰為南康而乏碑材。誰為達官。吾不知也。但記而書之。勿辭。藻拱曰。敢不敬奉命。王色定。延之以入。修廊曲檻。花木掩映。若圖畫然。久之語曰。吾今循行。子亦歸矣。當以順風奉送。又曰。風之逆順。亦非可私。特世人弗之知耳。俄有武夫。磬折庭下。王顧曰。今日風色何如。對曰。順風也。王笑視藻曰。可去矣。相與行至林麓門而別。王登車。車制絕異。藻請其名。王曰。禹乘四載以治洪水。此其一也。即與徒御去。如雲烟。藻矍然而覺。十一月罷祠入京。調南安軍南康丞。復歸瑞金。政和元年。八月至官。二年二月甲辰夜。

夢中恍惚。若見王者。後數日邑民來告。蜿蜒之物。見於橋者三日矣。請各獻地。創為神惠廟。以奉王靈。三月甲子相地。越十日甲戌。神見於祠所。於是廟成。藻念昔歲之夢。王云。南康。蓋令涖官之處。其所建立。乃江之北岸也。遂為作記。以八月丙午立石於廟中。石刻不耐。久淳熙十三年。知縣李秩重刻之。今見存。

王百娘

明州王氏女百娘。少孤寡無依。其舅陳安行舍人。每攜以之官。連歲苦疾。紹興二年夏。忽患瘡。不能與人接。僅識字。每有所欲。但於紙上書之。陳批諭使投誠觀音大士。冀或慈憐。因晨夕禮拜不怠。每假寐如入定狀。必見端嚴瑞相。訓誨拳拳。且歡以作禮。西方阿彌陀佛。仍親授四句偈曰。淨土周沙界。云何獨禮西。但能一一念。觸處是菩提。又云。可普勸持誦。曾未踰月。二患頓愈。元不假醫藥之力。陳謂其力念純至。應答如響。為鏤板以廣其傳。

徐熙載禱子

樂平徐熙載。只有一子。以淳熙甲午歲八月二十四日亡。明年徐寓舒州宿松。令鍾炤之館舍。值子初期。偕南臺寺供佛長老宗悟陞座。為舉唐顧況之子非熊再生為

顧氏子之事。且云吾有觀音聖相極靈異。今以相授。能刊板印施。必獲報格。徐敬而受之。攜歸書齋。鍾令為喚匠者於郡城。踰月方至。啟像匣視之。已有黃蜂作三土窠。如龍眼大。其子同時飛出。二巨者甚偉。一細者甚弱。幾不能相追隨。鍾令喜曰。螟蛉之子。殪而逢螺贏。祝之曰。類我類我。久則肖之。舜俞它日。當有三丈夫子矣。明年果以八月二十四日生男。名曰伯仁。考諸五行命書。實為還魂格。繼又得兩男。但李秀而不實。符弱蜂之應云。鍾令嘗為之序。

三趙失舟

江東總管趙士吁。說淳熙十二年。宗室中有叔姪三人。自臨安調選歸。其所居同邑。當四五月之交。共買小舟。經吳興。過溪中一灘。日午風大作。天色晦冥。若有物執其柁。即時淪覆。幸水淺得不溺死。既達岸。茫不知為計。俄一籠漂至前。視之則叔勅告袍褲之屬。雖遭滄浸。畧不汙濕。叔甚喜。二姪泣曰。叔無所憂懼。奈我等何。繼又一籠至。二姪文書在焉。日已暮。投宿村舍。凌晨徒步而出。見田父鉏治地。望其倉皇愁窘。問之。告以故。父曰。何不往問趙法師。可知底蘊。且語其居處。宗室素相善者。趙應扣曲折。云彼處乃小小川瀆。何能壞舟船。必有異。吾行制神鬼術。當相為考召。立可

見矣。作法才畢。鬼神已盈家。其為首者。蓋向所遇田父也。趙責數之。仍索舟中物。一皆在。悉為此鬼家屬服用。若都城所謂冠珥首飾。則婦女掩為裝具。趙怒罵曰。汝既溺人舟。又竊取所齎。安得逃罪。欲行純治。次對曰。某忝為當界土地。前此數日。被城隍司公牒。指名覆此舟。諸物皆據牒交領。惟三人告命。乃書制。非籍中所載。旋送還之矣。牒見存。可以驗視。趙取而閱之。竟無以罪。於是釋使去。

德興潭魚

德興縣鄉落間。

失其名。

有大潭。四十年前。一巨鯪。出沒其中。身如葦席。兩領長闊。每出

游泳。輒有小者數十從之。亦各長三四尺。居民見之。熟不以為異。某道人自江西至。

與告者言。此物不可不去。若停留更久。將為里社興大災。諸人僅見信。肯稍出錢與

我。當為去之。於是村壘遠近。共約許以三十千。道人曰。吾必俟見效。然後告行。使采

刈水蓼。無問新舊乾濕。悉貯於敝竹籠中。凡數日。所得盈岸。乃舉置於潭。翌日。晴霧

全起。障塞潭。而零雨霏霏。一聲震響如雷。即開霽。則自潭上削成溝。深徑各數尺。巨

鯪由之而出。赴江中。羣魚尾隨者十餘頭。曝於泥沙。不能去。村民爭取以食。一鄉喜

賀。謝錢如約。付之。道人受已。即辭去。然無有詢其鄉里姓氏者。邑士張增師川親見。

之為景裴說。

禁中涼殿

政和間詔於禁中之西南營一涼殿。為雄屋四重數十楹。既成。將涓日游幸。扁鑰甚嚴。每夕命小黃門兩人守直其處。時已炎暑。但對寢于撲水下。夜未半。聞內外喧鳴。叱咄聲殊猛厲。竹夫人相逐躍舞。不容交睫。顫慄徹曉。以告知省。盧大尉。盧別易兩輩往。說其怪亦然。猶未深信。親往驗之。才至殿外。正門訖然自啟。盧遽入。即有人鎖其扉。以至第二第三重。皆然。望其中燈燭輝赫。寒風肅然。哲宗南面坐。嬪御列侍。巨璫都隨劉友端輩十數人拱立。見盧至。喝曰。盧某何不起居。盧流汗再拜。繼呼使前。宣問曰。汝來何為也。對曰。被旨灑掃新宮。不知聖靈在此。觸突天威。死有餘罪。帝意怒不釋。曰。汝歸去。說與官家。這些箇屋。也不讓得與我。盧曰。恭領聖旨。又拜而退。每出一門。隨即施鎖。盧明日白奏。不敢盡言。唯云車駕乞未須住在。遂虛而不居。盧之孫居于豫章東湖上。為客語此。

韓莊敏食驢

韓莊敏丞相嗜食驢腸。每宴客必用之。或至於再三。欲其脆美。而腸入鼎過熟。則

糜爛稍失節則堅執。庖人畏刑責。但生縛驢於柱。才報酌酒。輒旋刺其腹。抽腸出洗。治。略實腸中。便取之。調和五味以進。而持紙錢伺於門隙。俟食畢。放箸無語。乃向空笑。獻焉。在秦州日。一客中席。起更衣。自公厨傍過。正見數驢咆頓柱下。皆已剝腸而未即死。為之悚然。客生於關中。常食此肉。自此遂不復注口。韓平生嚴毅。令行禁止。罷相之後。出鎮長安。時藩鎮庭參之儀久廢。唯初到日。聊一講。韓令五日一為之。僚吏獻苦。一旦得小詩於屏上。其詞曰。五日一庭趨。全如大起居。相公南面坐。只是欠山呼。韓讀竟。略不動色。徐言。却是我錯了。於是改令。每遇生廳日。則為之。謗者亦息。人服其臨事不懼。堅疆有決云。

郭大夫

郭大任。掃除和州妖祟。見於庚志中。其子雲居平江。調杭州之於潛縣。未赴江上。夢入書室。有人授以錢數百。米數升。曰。是君平生祿料也。寤而不樂。以為所享若是之薄。前程事可知矣。自此不復詣彼。處之恍如有所遇焉。批離書與妻楊氏。楊氏和王女也。伉儷十餘歲。生男女三四人矣。捧書悲泣。莫知為云。出居外舍。紫月親朋爭勸。使歸。楊氏之兄子靜樞密鎮江陵。過其家。取離書焚之。然遂與妻異寢。不復受俸。

料官期至不肯往。自宣教郎積年勞數進秩。當轉大夫。文書到吏部。趙子直為尚書持之下。為上鈔曰。安有卧家十五年不仕官之理。符平江。審其存亡。陳公亮以提刑攝府。勉使到闕。始獲拜命。闔門以無近歲俸祿。又以為疑。宛轉料理。乃得放見。注嚴州建德宰。時紹熙四年也。雖閑而意緒常忽忽。四月十八日中夜。忽呼其子曰。吾神志大不佳。懼有禍至。子驚怖。問所以然。語聲沒低。殆不可辨。越六日不起。蓋二十五日當支料錢。故先一夕而沒。才年五十三。其壻翁濟為饒州推官。說此。

王大卿

王季德尚之。以故九卿起守平江。到官僅一月而卒。府僚合木為治喪。臨入殮。尸忽猛脹不可容。其子泣告眾曰。先人向自作壽具。頗為華壯。在家之日。每小有不適。輒偃卧其中。或至三兩夕。尋常見之。則喜笑。必引手摩拊。今寄於震澤一甲僕家。料神欲是物送終。故顯此異。若急遣人取之。載以小舟。不兩日當可到。於是用盂琰審其可否。一擲即聽。香烟才息。尸已如初。翌旦元棺至。遂克歛。時郭大夫雲方下世。其家以五十萬。就買新製者而用之。

營道孝婦

道州營道縣村婦。養姑孝謹。姑寡居二十年。因食婦所進肉而死。鄰人有小憾。訴其
腊毒。縣牌尉薛太主往驗。婦不能措詞。情志悲痛。願即死。薛疑其非是。反覆扣質。婦
曰。尋常得魚肉。必真。厨內柱穴間。貴高燥且近。如此。厯年歲已多。今不測何以致斯
變。薛趨詣其所。見柱有蠹朽處。命劈取而視。乃蜈蚣無數。結育於中。愀然曰。害人者
此也。以實告縣。婦得釋。予記小說中。似亦一事相類者。薛字禹圭。河中人。予嘗誌其
墓。

小陳留旅舍女

黃寅字清之。建安人。政和二年。試京師。未到六十里。抵小陳留旅舍寓宿。夜將二更。
觀書且讀。聞人扣戶聲。其音嬌婉。出視之。乃雙髻女。衣服華麗。微笑而言曰。我只在
西邊隔三兩家住。少好文筆。頗知書。所恨墮於女流。父母只令習針縷之工。不遂志
願。今夕二親皆出。姻知家赴禮會。因乘間竊步至此。聞君讀書聲。歡喜無限。能許
我從容乎。寅留與坐。即檢書冊玩誦。又索飲。寅具酒款接。微言挑譔。略不羞避。遂寢
就。雖鳴而去。覆約再會。往還幾半月。店媼訝其無故而久留。其所親柳仲恭者。過而
相遇。拉以同入都。女子已知之。俟來告別。攜手而泣。寅發篋出銀五兩以贈。別去。行

可二十里地名柳林子。見一廟座傍侍女。宛然是所遇者。詳觀之。其色赧赧然。若負愧之狀。袖墮側銀在手中。初未嘗啟視也。

燕太尉樓

燕達太尉。元祐初。以殿前都指揮使。終於京師。家有樓甚宏麗。其孫詰年十三歲。頗剛果。一夕見吏士數十輩擁一男子著淺黃衫袖青荷中。執白羽扇。徑登樓。歌童舞女繼至。男子正中坐。眾姬以次奉伎。酒行。正洽語。自隙窺之。喚僕要執器仗。欲上至梯半。聞空中人厲聲曰。漢王子在此。不可無禮。遂到樓間。無所覩。而酒炙果實。在焉。所用樽罍。尤著。悉燕氏物也。高明鬼瞰。其語誠然。自後不復至。

吳庚登科

吳五承事者。合州赤水縣人。其家頗饒於財。傳四世皆一子。專務陰德。凡可以濟眾振貧者。無所不盡。至五承事。遂生兩男。其壻張溥司戶。勸其次子庚讀書。招邑士張坦于館舍。及赴鄉舉。坦默而庚預薦。將就類試。乃捐錢百千。結同舉勾龍渙以為助。迨入類場。則兩人分坐東西廂。是歲紹興丙子。場屋嚴肅。不得相往來。庚才短思澁。窘迫無計。髣髴見坦在側。取其試卷。一揮而成文。凡三日皆然。遂中高等。張扣其所。

者。畧不能言。溥曰。正使全勾龍手。獨不稍記梗概。以應交游間問訊者乎。庚言曰。與勾龍對廡坐。遠甚失望。非賴張先生力。殆成曳白矣。溥感坦之德。並往見道謝。坦駭曰。坦既不發解。何由入得類場。君無戲我。俄庚亦來謝。坦怪數其異。曰。是亡宅。乃君家業。世陰隔。彰聞天地神祇。故以善祥相報爾。庚登科調果州。相如主簿。按登科記。丁丑榜無此人姓名。疑未必然。或年歲有誤也。

顧百一

温州村落一山。去城市遠。無人買佃。但名為官山。乾道中。農民陳季雨。叟。各斷地種粟。聞深處有哭聲甚哀。輟鉏聽之。俄聞其傍一人慰解之曰。不須憂。明日有車頭大洋。擔火麻人。顧百一。當替汝矣。明日陳季復往。正見擔麻者來。問其姓。曰。顧。問所居。曰。車頭大洋。於是為說昨事。力挽之回。言若不相信。必死於鬼手。顧善與謝之。俱還將至家。未及門。立化於道。

黃衣婦人

安自強字行老。紹興二十七年。為荆南安撫參議官。其子勵。令幹僕魏璋。以十月一日買黃犍牛。并其犢。既殺犢為脯矣。才數日。又欲屠其母。先一夕。勵夢婦人著黃衣。

泣拜無數。懇言曰：「女子已遭官人劓了，乞恕妾命。」勵未及對，其人相隨，訴不已。遂寤，為表弟盛采話其異。且扣魏璋，乃知己縛犛牛，方擬屠剝。勵大悔悟，棄死犛餘肉於江，而牽犛付興化寺，終身不食牛。

盛八總幹

盛八總幹者，名槌，字特夫，開封尹章之族孫也。寓居潤之金壇縣小曲觀，生三子，長曰木，登進士第。次曰栗，季曰果。紹興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晡後，有異怪起，甲士鐵馬可百輩，各長三寸，分為兩陣，馳驟戰鬪於庭除。凡歷半月，日增數十騎，稍聞金鼓之聲，喧鬧特甚，挺不勝駭憤，拋大磚亂擲，則散走門堂庖廂，隨處四集，或遺下弓矢刀矛，皆絕小，而形製悉具。是日暮乃不見，一家不知所為。歲未盡，挺卧疾而卒，不待次。揚州教官繼死，栗忽失所在。罄地搜索，杳不得其蹤跡。妻徐氏懼禍之延，亟挈孤幼往常州，依表叔安自強同居，始得息。厲鬼為妖若是，所未之聞也。

大善寺白衣人

愚平郡王娶司農丞王揖女，其家因是寓居於王府大善寺之羅漢室。次子元卿出入王府，董督繕修之役，率意營築，凡所為方隅禁忌，一切不問。淳熙十三年四月，得

病危困。遷泊外書室中。二十六日晡時。似夢非夢。見偉人長可九尺。裹唐巾。白衫黑帶。曰汝犯九梁星。當死。故來相報。我有一法。可以禳治。今夜三鼓。當有二神人來。必不利於汝。宜取木一截。覆以衾。置於牀上。却用物藉地而卧。可脫此厄。元卿頓首奉戒。纔夜半。二神果來。奇形猛狀。猙獰可怖。營營忽忽。若尋覓之狀。俄剋然有聲。唐巾者出。曰可賀可賀。彼以為齋粉矣。舉手授之。二物遂去。元卿謝曰。不知尊神是為何靈祇。而蒙委曲救護如此。曰汝前生事我極謹。是以救汝。無用問其詳。疾步而出。至旦視衾內之木。碎如梯屑矣。病從此愈。思報其恩而不可得。憶昨見時。衣衫頗故敝。乃以絹兩疋。作大衫。具疏并楮鏹焚獻之。其兄正卿當作記。

張次山妻

洛陽張濟次山。宣和甲辰為宿州戶曹。喪其妻。是歲冬入京參選。因南至休暇日。游相國寺。於稠人中與亡妾迎兒遇。驚問之曰。爾死已久。何因得來此。對曰。見伏事媽媽在城西門外五里間。一空宅居。官人可以明日飯後來彼相尋。迎兒當迎候於路。張如其言。果見妻。妻泣訴曰。我坐平生妬忌。使酒任情。在此受罪。君幸少駐可見也。至晡後。聞騶哄傳呼旌旆劒戟。儀衛甚盛。紫衣貴人下馬入正廳。一行從卒。悉變為

猙鬼形狀。侍傍。叱令運長人。攜妻至前。斬首。且折其四體為數十段。已而復生。鞭訊痛楚。移時。紫衣去。一切如初來時。妻曰。每日受苦如此。須請泗州大聖持戒僧。看誦金剛經。方免茲業。明日更在此觀之。及其所親如昨。但只加執縛。不復斬斃。紫衣問曰。汝必曾發願。故惡業漸消。可實告我。妻具對。即合掌曰。善哉善哉。勉之。既去。妻與夫訣。張調官東下。至泗。設齋賽經。回。向畢。再詣京城西。茫無所見。迎兒云。媽媽傳與官人。謝經文。資薦為士人家男子矣。紹興中。濤知常州。其甥安勸說。

夷堅志卷十六終

夷堅志卷十七

宋 洪邁撰

范之綱妻

會稽士人范之綱。居於城中。壯歲下世。有兩子。能謹畏治生。日以給足。其母早夜焚香。敬禱天地百神。旦誦經五十過。凡十餘年。未嘗少輟。紹熙元年下元日。設三官位。供事甚勤。燭下一神人出現。語之曰。婆婆年來家道長進。兩箇兒子留意產業。孫男女數人。仍有奴僕。又老身安強無疾病。居於塵世。真不易得。此外更何求。而朝朝暮暮。香火鍊至如此。願聞所欲。母謝曰。老妾感謝天地護祐一家。百無望。只願單得飽飯喫。神曰。衣食定不闕。若欲安然得之。恐難也。語畢而沒。予謂之世人無功無德。生享富貴。使聞范姬之事。宜知所警。

張承事女

湖州張承事一女。容色姝麗。以乾道癸巳歲生。至紹熙庚戌年十八矣。事父母孝謹。不妄出戶庭。是春忽感疾。常切切與人昵語。醫巫不能治。時有道流者。善攝治鬼魅。行業孤高。呼為燕先生。郡人延譽於張。邀至家。方仗劍噴水。此女出。侮困之殊不少。

曠生深自愧悶。起行外間。假寐橋側。魂氣縈繞而上。若出神然。逢九天採訪使者巡游。儀衛甚肅。因詣車下再拜。告以張氏女為妖所纏。不容遽逐。願賜指示。使者曰。可用金橋訣治之。旋即夢覺。再登張門行法。女插首屈服。問其姓名。曰某。乃其鄰廟神張承事昔貧時。來禱於某。願以此女為妻。緣是加意擁護。今幾成富翁。而頓負盟約。所以作祟。蓋其父母素心相許如此。非敢擅殃之。法師賜鑒可也。生曰。欲命工塑女像於神位之左。儘可從容。而令捨其精魂。復還故幹。如何。神謝曰。敬諾。後遂帖然。今已納塔。

如皎鹿母

台州臨海縣古城富室李氏。庵僧如皎。母葉大嫂。與長兄居於北村。皎時時往省。淳熙十三年春。母亡。明年小祥。皎修設齋祭畢。還庵居。夜夢母至。垂泣曰。我以平生不作善事。遂墮身為鹿。只在近山中。來朝當為鷹犬。趁逐汝。可出觀之。如見時。以錢贖取。切勿忘也。皎覺而悲傷。天甫明。率行僕數人。俟於外。晨已間。果有獵徒逐一鹿。鹿徑奔庵中。皎持錢五千與獵人。而留鹿飼養。凡三年後。復夢母曰。我償業已足。免以獸軀飲人口腹。皆汝孝感所致也。旦起。鹿死。柵間。皎埋之於墓側。里庵呼為鹿母冢。